大地风华

家乡的那条河

清清木兰溪

李朝全

木兰溪是我家乡的河流，是福建莆田仙游两地百姓的母亲河。福建有“五江一溪”，即闽江、九龙江、晋江、汀江、赛江和木兰溪。奇特的是，其他河流都称为“江”，唯独我家乡这条独流入海、长达百公里、年径流量十亿立方米、灌溉着百万亩良田的河流却被称为“溪”，足见“木兰溪”之低调、自谦。

木兰溪的得名，与“开莆来学”莆田文教先贤郑露有关。据传，在唐代，郑氏三兄弟郑露、郑庄、郑淑来到莆田南山，创立了“湖山书院”，开启莆仙儒学先河。“地瘦栽松柏，家贫子读书。”从此，在千年的科举史上，莆田先后涌现出两千四百多名进士、二十一名状元，二十二名宰相，“二十四史”立传者百余人。传说，当年郑露奉诏入仕，乡亲们便在木兰山下的溪边为其送行。因为郑露喜欢木兰花，百姓便采来木兰花瓣，纷纷扬扬撒落在船上和水路之上。木兰花顺着溪流而下，伴送郑露远行。后人便将这条河流命名为“木兰溪”。

木兰溪是闽中最大河流，发源于戴云山脉的黄坑头。这条溪流也正像一个卧倒的巨人，整个水系呈树枝状，犹如密密麻麻的血管，因冲积造就万顷良田，养活了上百万的莆仙儿女。

我的老家就在溪边。从我记事起，父母便在木兰溪的河道里筛沙敛石，一点一点开辟出两亩溪田，种上水稻麦子，确保了我们一家六口的粮食。

我的童年是浸泡在木兰溪里的。一年里总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会和溪流亲密接触。每年端午节一过，村里的孩子们便开始在溪里游泳，一直游到国庆节以后溪水变凉。溪水是我们百玩不厌的伙伴。木兰溪的鱼虾，也是我们那个艰苦年代重要的肉食来源。逢年过节，我们在溪边的水草间，用畚箕或是渔网捕捞，不一会儿便能捞上来半斤一斤的小虾。再用清水煮开，一只只原本透明的小虾，摇身一变成了一碗红彤彤的虾米，煞是诱人。而在溪底的沉沙中间，总是埋藏着大大小小的沙贝，随手抓把沙子，就能捡出三五个来。

溪水清澈，可以沐浴净身，可以淘米涤衣，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饮用水。往昔，我们并不懂得欣赏它的美丽，只觉得它就像我们普普通通的邻居。事实上，木兰溪流域一千七百三十二平方公里，数十万亩兴化平原的良田，莆仙这片鱼米之乡，都不能不归功于这条“普普通通”的河。

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，木兰溪清水长流，微波不兴。它是安详的、平和的、秀丽的。然而，当台风刮来时，暴雨连续不断，洪水暴涨，木兰溪便像是一匹狂躁的奔马，横冲直撞，倾泻而下。洪水淹没了我们的溪田和稻谷，令庄稼减收。读中学六年，我每天都要沿着木兰溪岸，步行去三公里外的度尾中学上学，早出晚归。下暴雨发洪水时，沿线的堤岸常常被洪水冲垮决口。半大的孩子如我，不得不绕路一两公里，从镇上的大街走去学校。到教室时，我的全身几乎都被雨水浇透，头发往下滴水……

为了治理木兰溪的水患，千百年来莆仙人付出了诸多努力。1064年，长乐女子钱四娘携资十万缗，来到莆田修筑陂堤。后来，几次大雨、几次海潮上涨，陂堤被冲毁又重修。自此，木兰溪下游，海潮不再漫灌，土地不再沦为盐碱之地，原先“只长蒲草，不生禾苗”的土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万亩良田，一年可植三季庄稼。“蒲田”也改为“莆田”。木兰陂沿用了一千年，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大杰作。

然而，随着土地不断被开垦，人类活动频繁，木兰溪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破坏。据统计，上世纪后半叶，木兰溪几乎每十年遭遇一次大洪水，小洪水年年不断，木兰溪变成了乡亲们又爱又怕的一条河。我到北京求学后，每年寒暑假回家，发现木兰溪一年比一年丑，堤岸毁坏，溪流污染，鱼虾消失，垃圾遍地，生态恶化。记得有一年，因为村子上游建厂养鳗，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水位下降，许多乡亲家里挖的水井几近干涸，弄得人们守着水乡没水喝。

有一天，父亲打电话告知我，我家修在河道里的溪田要被政府有偿征用，还原成河道。我说：“爸，这是好事，我们当然要支持！”接着，溪流两岸重新修筑了牢固的堤岸。漫长的溪岸种植了团团簇簇的绿树花草，一点一点地将木兰溪装扮成了一座流动的、狭长的大型花园，成为乡亲们漫步休闲驻足的佳处。

后来，我才逐渐了解到：其实自从1999年开始，木兰溪治理便热火朝天地展开了。

在下游，经科学论证，裁弯取直，因地制宜建成了风光旖旎的玉湖景区。兴化平原是冲积平原，淤泥形成的软泥层厚达十四米，淤泥中含水量高达百分之七十。在如此厚的软泥上修筑堤坝，犹如“在豆腐上筑堤”。南京大学窦国仁教授等经过反复试验，提出了“三明治式”的筑堤对策：先在堤岸上打下水泥桩，再在其上覆盖石板，就像三明治一样，将淤泥里的水分一点点地挤出、挤干。从新河道里挖出淤泥，晒干后回填到堤坝里。专家们还针对软基河道筑堤的特点，发明了独特的“软体排”，来为堤坝加固加牢。莆仙百姓再也不用自备大木桶逃生了。

古有钱四娘治水，今有科学的木兰溪治理。这，怎能不令人感慨？

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治理，原本桀骜不驯的木兰溪终于被驯服，变成了一条安澜之河、生态之河、发展之河。木兰溪，正以优美的新姿讲述着古老的故事。

如今，每次在木兰溪的怀抱里漫步，我都真切地感受到，我家乡的那条河正越变越靓丽，我的乡情得到了真正的抚慰。

三面环海的烟台

黄咏梅

与烟台有关的最早记忆，来自母亲的睡前故事。她最喜欢给我讲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的故事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直到退休后才第一次见到大海的女人，却对传说中那片海以及海上的仙岛蓬莱展开过很多丰富的想象。她常常指着挂历上蔚蓝大海中的岛屿，对我说，这些都是神仙留下的脚印。我第一次去烟台，飞机从云层下来，一眼就能看到青绿色的渤海海面上缀着点点墨色的岛屿，记起母亲说的“神仙的脚印”，还真像！

山东烟台三面环海，大小岛屿六十多个，芝罘岛、崆峒岛、养马岛……都是人们喜欢去的地方。岛是海上的“山”，每次来烟台，我都要过海登“山”，看水清沙幼，鸥翔鱼游，在涛声中放飞思绪。烟台大多岛屿都不孤单，因夹河入海时携带的沙砾堆积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岛屿与陆地得以相连，便形成了多个港湾，莱州湾、套子湾、芝罘湾……对于祖祖辈辈在这里以船为鞋、远航捕鱼的渔民来说，港湾就是他们定锚歇脚的地方，是繁衍生息的家园。

去年深秋，我跟朋友去八角湾的一个小渔村。村庄窝在港湾深处，依旧保持着朴素的面貌。这里家家“养船”，船是他们的家庭成员。一名当地的渔民带我们绕过几块巨大的礁石，只见一条破旧的渔船搁浅在沙滩上。它待在那里应该很久了，沙子都快要没过船舷，船体斑驳，桅杆斜垮，看起来就像快要散架了。唯独裸露在船板上的几颗钉子，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坚固的光。

渔民告诉我们，这是他父亲养的船。几十年来他跟随父亲乘风破浪，最后一次出海，父亲竟迷了路。夜幕降临时分，是港湾里的点点灯火把父亲引回到了这里。从那次以后，儿子坚决不让父亲再出海，父亲的船就一直泊在了这里。“父亲现在呢？”我忍不住问。“九十多了，还能啃光一只鲅鱼头。”渔民说完嘿嘿笑了。

在罗盘、指南针这些航海工具发明之前，古代的渔民，在海上只能依靠天象来判断方位、规避风险，剩下的完全交给经验和运气。对于在大风大浪中谋生的渔民来说，灯火就是他们归家的信号和信念。就算当下科技发达了，卫星定位仪之类的仪器可以提供精准导航，但灯火的意义已经根深蒂固。至今，烟台的渔民还一直保留着一种祭海的习俗。正月十三那天，渔村会举办渔灯节。人们举着彩旗，提着渔灯，敲锣打鼓扭秧歌，敬天敬地敬海，祈祷一年一帆风顺，出海渔船满仓而归。入夜，人们会提着自己精心做好的渔灯到海边放。一盏盏装载着美好心愿的渔灯，随波逐流，进入墨色的大海……在海边，“一帆风顺”的祝福并非虚言，而是有具体的意义。听当地人说，有五百多年传承历史的渔灯节如今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很多渔民就算已经告别了捕鱼生活，住进了高楼大厦，也会准时回来参加。

港湾是渔民扎根的家，也是烟台经济、文化的起锚地。早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运输的船只行至港湾憩息、中转，成就了烟台的海漕，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循海岸水行”的黄金通道。盛唐时期，随着贸易往来的发达，这里成为通向日本、朝鲜等地的口岸。在这条“东方海上丝绸之路”上，中国的丝绸、冶铁、造纸等技术走向了世界。近代以来，从开埠到开放，走出去又迎进来，港湾变身为一个有着海洋般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。

离开渔村之后，我们走访了烟台黄渤海新区。在这个以工业、科技为主要抓手的年轻城区里，到处都充满了活力和机会。历史，如果不被记录下来，就犹如沙滩上的脚印，经不住时间浪潮的冲刷。而当我驻足在亚东柒号文创园工业博物馆的一面墙下，我获得了一种坚固的记忆。

这面墙，名为“海纳百川”，用十六万枚螺丝钉“画”成，记录了烟台开埠至今的重要工业企业，有故事有场景。意味深长的是，这十六万枚螺丝钉，皆收集于上世纪80年代初烟台最早与港澳合资创办的“亚东标准件”工厂。我脚踏的位置，正是当年厂房里的某个基坑。我在这面墙下走来走去，从不同角度看去，螺丝钉高低错落，就像时光在流转、镜头在切换。密密麻麻的螺丝钉像一只只微缩的脚印，一步一步，走出了那段艰苦又荣耀的历史轮廓。

那天上午，我们沿着伸向海洋四百多米的天马栈桥散步，感觉人可以踩到遥远的大海上去了。我又记起母亲多年前对海的那些想象。在她的想象中，海如此辽阔，又那样神秘。仔细想想，不正是这些想象在驱动人们去接近海洋，努力抵达比大海更远的远方吗？

随笔

折蕨菜

单小花

前两天，我接到二姐的电话。她告诉我约三嫂把车开上，一起去野外折蕨菜，我便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二姐带路，三嫂开车，我们怀着愉悦的心情出发了。二姐说：“我去年栽过树的地方是黑土地，有很多蕨菜，吃着真香啊。我小时候还去那里要过馍馍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晃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”

车缓缓前行，在蜿蜒的山路上穿梭，经过商店，路过学校，爬梁跨沟，拐进一条山沟里。三嫂说：“下车吧！咱们就把车停这里。”

山上的露水大得像刚刚下过雨，湿漉漉的，脚踏上去，露水打湿了鞋帮子。山风掠过，清凉凉的，幸亏我穿得厚。

在山脚下转了半天，不见蕨菜的影子，我有点失望，抱怨二姐：“你还说这里的蕨菜很多，怎么连一株也看不见？没把握的事就别忽悠人嘛。”二姐连忙解释：“可能还没找对地方。”面前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黑刺林，二姐一头钻了进去，我们便跟着她走。

第一次穿越黑刺林，我和三嫂没经验，一不小心就被黑刺挂住了衣服。走着走着，二姐和我们拉开了距离，她的身影渐渐被黑刺林湮没。我有点害怕，大声地呼喊：“二姐，你在哪呢？”“我在前面呢，你们拨开黑刺，慢慢上来，这里有蕨菜呢！”二姐声音拉得长长的。

一听有蕨菜，我和三嫂猫着腰，拨开一棵又一棵的黑刺，循着二姐声音的方向走去。终于寻到一条羊肠小道。我俩迈上去，隐隐约约看见有七八个人正弯着腰，面朝土地，一手拿着塑料袋，另一只手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抓着什么。“你看，这就是蕨菜。”三嫂抓住一株蕨菜给我看。我吃过蕨菜，但折蕨菜还是人生头一回。我一直以为蕨菜很常见，实际上，只有山大沟深的黑土地上才有，而且是东一苗西一苗的，想要找到它，得花些功夫。

“蕨菜先长出来的长，吃起来有点老；后长出来的短，吃起来鲜嫩。开花的蕨菜不要折，其他的都可以。”三嫂叮嘱我。我也有样学样，弯腰低头，目视地面搜寻了半天。猛一看，一株蕨菜直立在地上，它羽状的绿叶蓬勃向上，顶端呈三叉状，“仰视”着天空。我蹲在地上，端详着蕨菜的样子，两个手指头一捏一拽，折下了这株蕨菜。

又向前迈了几步，有三四株蕨菜稀稀拉拉散布在草堆中。我揽过杂草，迅速折了那几株，可是动作太快，连草带土拔了出来。三嫂见状，哈哈大笑。我眼拙手笨，折的蕨菜还没有三嫂的一半多。

我们继续向二姐的方向撵去。俗话说，站得高，看得远。爬上山头才知道，原来折蕨菜的人真不少，男女老少，背背篼的，挎篮子的。山路上停了长长一排不同颜色的小汽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。一个折蕨菜的女人说，在火石寨，吃蕨菜就像吃家常便饭，顿顿吃也就腻了。她来折蕨菜，不图好玩，主要是拿到集市去卖，每年能卖一万多块钱呢。

在宁夏，折蕨菜是个辛苦的活计，和收粮食一样，弯腰、低头、挪步……时间一长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但一想到它营养价值高、卖价好，我们就又铆起了劲儿。过去，蕨菜是药，救了不少人的命；现在，蕨菜成了餐桌上的一道美食，也为大家提供了采摘的野趣。蕨菜是个宝，它年年生长，一茬又一茬。感恩大自然的无私馈赠，让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多滋味。

▲中国画《绿柳鸣蝉》，作者齐白石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织金洞观景

傅立勇

远在广州教书的文友老檀退休了，想来贵州逛逛，让我推荐好去处。我掰着手指，把多彩贵州的山水林田村寨介绍了一通，他不吭声。许久，他才说：“咋不邀请我去你们那里看看‘洞’呢？”

我瞬间明悟。老檀所说的“洞”，便是位于毕节市东部的织金洞，它并非名不见经传，其头顶上的“世界地质公园”“岩溶博物馆”等光环，足够炫目了。真难怪我木然，我去参观这个洞，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当时浮光掠影。这回老檀来了，他大学里读的是地质专业，我可得跟着他再好好走一遭！

与织金当地的文友小刘会合后，我们匆忙赶往洞口。

廊道两旁，古树苍虬、怪石嶙峋，间或还有人为培塑的各式盆景。老檀不时停下脚步，把长焦镜头摇来晃去，“咔嚓”不停，想把一切都打包带回去。我在意的却是道路两旁的摩崖石刻。其间，文学评论家冯牧的题词尤为独到：“黄山归来不看岳，织金洞外无洞天。琅嬛胜地瑶池境，始信天宫在人间。”著名诗人艾青惜字如金，一句“大自然的大奇迹”，蕴藏着多少引而未发的炽爱啊！

洞口形如斜势的天坑，足有半个篮球场般大小，凌空的洞额上是启功先生题写的“织金洞”三个大字，有周边虬曲挂在皴裂岩石上的灌木相衬，尤显苍劲古朴。老檀伫立洞口导览图前，口中念念有词：这可是时间和水的杰作啊！

一进洞内，往下一瞧，有朦胧的水汽从洞底飘出来，顿感寒意袭身，不由得赶紧把外衣扣上。顺着湿滑的台阶进入洞口，与憨态可掬的“双狮迎宾”岩体见过面后，我们循着时直时曲、时宽时窄、时上时下，如藤蔓般的步道往幽深处走去。

踏过一段阶坎，转过几道曲径，迎面而来的，是大厅接小厅，厅厅有奇观。方此之时，才惊连嶂竞起、危崖特立；一个转折，又讶怪兽凌空、玉瀑飞花。见了一个又一个石柱、石墙、石幔、石笋、石树、卷曲石、壁流石……可惜的是，我们无法目睹它的生成过程，只能望石兴叹，折服于大自然的神工。

来到琵琶宫，老檀惊奇地指着洞壁上方的石头说：“那就是九奇之一的‘倒挂琵琶’吧？”循声望去，“琵琶”由顶部的石盾、中部的钟乳石和下部的石笋相连而成，造型逼真，琴弦分明，仿佛有清亮古朴的音籁隔空传来。老檀不停地按快门，时不时念叨“我来晚了”“真的来晚了”。

在整个行程中，停留时间最长的，那一定是广寒宫了。在其长四百余米、宽百余米、高七十余米的宫殿内，汇集了三件令人叫绝的“镇洞之宝”。其一是“霸王盔”，其二是“灵芝山”，而最奇的，要数“银雨树”，被地质专家称为“球宝”。它犹如象牙雕刻的玲珑塔，从白色玉盘中脱颖而出。据说“银雨树”形成约有十五万年，早期是洞顶滴水形成一个个滴盘，滴盘重叠，成为塔状石笋；后来滴水又缓慢流淌，将其溶蚀分割成松球状石笋；最后，顶部的水又使叶片生成加快，便形成花瓣状石笋。有成语“水滴石穿”，说的是水有溶石成孔的力量，而在织金洞恰好相反，叫“滴水生石”。这其中，不知道存储着什么神奇密码！

一晃过去两个小时，我和老檀都有些疲惫，想找个地方歇歇脚，可周围安放的座椅已无虚席。小刘笑道：再辛苦一下，前面还有美景等着我们呢。

杂记

皮蛋的香味

崔红玲

许是母亲厨艺太好了，父亲一年到头难进几回厨房，偶尔炒俩菜，味道也实在不敢恭维。只是父亲把皮蛋做得极好，亲朋好友、街坊四邻，但凡是尝过的，没有不惦念的，经常带着鸡蛋跑来我家，托父亲抽空帮忙做点。

父亲做皮蛋十分讲究。他先将鸡蛋用淡盐水浸泡两分钟，再把它们一个一个洗净沥干，用笸箩端到太阳下暴晒两个小时。这一步是皮蛋溏心的关键。而这两小时里，父亲也不闲着，准备熬料汁。父亲熬汁的架势很足，先在院里支起锅台，架上铁锅，舀入大半锅水，再添入柏枝、花椒、八角、肉桂及茶叶，之后烧火熬汁。待熬好后，用笊篱将料渣捞干净，拿水勺把料汁舀入盆中备用。如此，便腾出手开始配制包裹皮蛋的粉浆。

我家杂物间有个旧铁锅，不知用了多少年，父亲每次做皮蛋都会拿出来擦拭干净。做粉浆，铁锅里要放入“适量”的生石灰和“适量”的食用碱、食盐。至于何为“适量”，父亲从不曾很精细地称量过，都是估摸着放的，也不肯解释。这“适量”的三物放好，再倒入之前熬好的料汁，这时，石灰会生热，料汁像煮沸了似的“咕嘟咕嘟”冒泡。待其放凉，拿棍子搅拌成浓稠的糊状，便可将晒好的鸡蛋丢进去了。一个个鸡蛋裹上一身粉浆，捞出后丢入锯末中滚上几下，皮蛋就算包好了。

这时的皮蛋还不能吃，但猴急的我们，已经将小手伸了过去。父亲便故意支使我们去抽屉中拿几个塑料袋，将刚刚包好的皮蛋装进去密封起来，放到阴凉干燥处捂上一些时日。捂，其实就是为鸡蛋加热。冬天的话，要捂上二十来天才行，夏天十多天便好。捂好，取出，将皮蛋在地上磕几下，剥除包裹物，敲开蛋壳，便看到琥珀般的皮蛋了。外表金黄剔透，甚是好看。我忍不住想，这蛋清和蛋黄在这段时日到底经历了什么，竟然完成了如此惊人的蝶变！

我每次都馋巴巴的，等不及父亲凉拌，剥了壳便咬上一口嚼开了。父亲对我的这份馋很是无奈，却暗暗想着法子变换烹饪手法，让皮蛋越来越好吃。如今，除了简单地在皮蛋上撒上葱丝，淋上生抽、醋、蚝油、香油等调味品凉拌外，父亲还时不时地做道擂椒皮蛋、嫩豆腐皮蛋等。皮蛋的花样吃法中，糅入了他笨拙而不失深沉的父爱。

前两天，父亲又做了百十个皮蛋，给我们姊妹几个一人送了一包。从父亲手中接过皮蛋时，我忍不住感慨了一句：“爸，单靠这做皮蛋的手艺，您走到哪儿都吃香！”

父亲听后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其实人呐，精力毕竟有限，很难做到样样都精，不妨瞄准自己最擅长的、最感兴趣的一样。我爱做皮蛋，专心做精这一样，便挺好！”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